# 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(汇总20篇)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夜色微凉 更新时间：2024-03-31

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我在晨光熹微中醒来。身旁眉目清俊的年轻男子还在沉睡。他挺拔的眉毛斜飞入鬓，睫毛像是一只栖息的蝴蝶。我手腕上的伤，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他细细包好。睡不着了，我起身披上衣服，想去海边走走。软软的沙滩踩上去很舒服，清晨的...*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**

我在晨光熹微中醒来。

身旁眉目清俊的年轻男子还在沉睡。他挺拔的眉毛斜飞入鬓，睫毛像是一只栖息的蝴蝶。

我手腕上的伤，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他细细包好。

睡不着了，我起身披上衣服，想去海边走走。

软软的沙滩踩上去很舒服，清晨的风带着来自海洋的潮湿。我在想，为什么都是复仇，我和全弼道，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呢。如果我现在纠正，应该还来得及，对吧。

爸爸留给我的信里说，就算他不在了，我也要过得幸福。

我想，我可以停下来了。

地平线上，红彤彤的太阳奋力一跃，终于给整个海面铺上颜色。

而我也必然能够跨越这些黑暗，抵达幸福。

我看见全弼道从房子里跑出来，看见我，脚步又慢下来，缓缓走近。

“怎么？你以为我走了吗？”

“我是有点害怕。”他微微笑着。

“不要怕，我们可是jc。”这是他说过的话，我记着呢，还给他。

他笑着，他也记得。

我下定决心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路上他安慰我：“回去之后一定会很辛苦，车组长没有公开你的事情，所有人都会指责你，法院也会判你入狱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做好心理准备了。”

距离jing局只剩一个红灯。等待的时候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很认真地说：“不管你经历了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”

好的，好的。

一辆摩托并排停在车外，骑手黑衣黑裤，戴着黑色的头盔。

这副打扮有些眼熟。

他盯着我们。即便隔着头盔，我也能感受到他眼里的冰霜严寒。

这个身影，逐渐跟爸爸走的那天，监控拍下的杀手重合起来。

是崔武镇。

掏枪，瞄准。

似乎又突然改了主意，他移动枪口对准全弼道。

开枪。

车窗应声而碎，全弼道被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推倒。

他的眉心，留下一个圆滑的，血红的弹孔。

一枪毙命。

他甚至来不及闭上眼睛。

他甚至还握着我的手。

我的身体甚至还没有忘记他的体温。

而他就这么躺在我怀里，逐渐远去。

如同五年前，爸爸躺在我怀里。

崔武镇，杀人诛心，你是要诛我的心！

我才刚刚决定纠正错误，放下这些糟烂走入正轨。

我才刚刚想要停下来，倚靠这这个人奔向光明。

你不就是要掐断我所有的可能性，最后回你身边！

你不就是要捆绑我的人生，永远在你身边！

你为何就是不肯放过我？

行吧，那就至死方休吧。

车窗外，崔武镇骑车离开，潇洒从容。

枪声震动了整个街道，震动了一个路口之遥的jing局。

人群开始骚乱，我已来不及流泪。

我抽出被全弼道握住的手，从他怀中摸出他的配枪。这是一把美国制史密斯韦森M60型.38五弹左轮手枪，握感舒适，银色的枪身轻巧漂亮。我掀起外套的连帽遮住头和脸，淹没进人群。

有jing局的人冲出来，全弼道，会得到很好的安置。

对不起，终究是我，把你拖下深渊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2**

江边。

这次换我等他。

我才知道，等一个人，时间可以过得这么慢。

看着他走向我，胸中的疑问像是撞破笼子的野兽，我劈头就问：“东川派sha害过jc吗？那把枪是很久以前一名过世警察的。车奇浩说那位警察跟踪东川派时被sha害了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崔武镇不容分说地打断了我：“没有那种事。组织不会sha害jc。车奇浩已经盯了我很久，也早在很久以前就越线了。不管笼络、欺骗和设陷阱，他什么事都做尽了。但现在枪的事败露，他就开始耍花招，别上当了。”

他在说这些的时候，直视着我的眼睛，目光坚定而有力，不容置疑。

但你为何话这么多，这么密集？

我有些混乱。我感觉自己好像搅入了崔武镇和车奇浩这两个人之间的某种较量。

但不管怎样，他们之间，必有一人在撒谎。应该是车奇浩，就凭他扣着枪支不上缴，却又自己动用关系去查，他好像也想要确认什么。

“伤好些了吗？”微哑的嗓音打断我的思绪。他皱着眉头，视线落在我的腰上。

“嗯……咳嗽的时候还是会牵扯到……”

“上过药了？让郑医生给你看看吧。”

“应该不用，骨头没断。”

我们就这么对面站着，他浅灰色的羊毛西装温润又合身，衣角被江风吹得忽上忽下，撩动着心底那些柔软的部分。每次见面都是在江边，他带我走的时候就是在江边，命悬一线的恐惧里他救了我，西装革履的样子冷漠又威严。我慌乱不堪地举刀划伤了他，他不知哪里找来一截绷带胡乱缠在胳膊上，却掏出自己的手帕仔仔细细包好我的伤。打了我又跑来救了我，救了我又说着什么死不死的话。细致和坚硬，体贴和疏离，如此矛盾地统一在他的身上。就像现在，他虽离我两步远，视线却一刻都不曾离开。

我有些后悔，急火攻心地一上来就质问那些杀人放火的勾当，甚至连语气都毫无温度。

我忽然很想抱抱他。却最终只是小声问了问：“你最近睡得还好吗？”

他轻轻笑了，答非所问：“你的洋甘菊茶，我每天都在喝。”

我连命都是你的，崔武镇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吧？

都江才总是要查的。周五下班的时候，全弼道想叫我去喝一杯，但我拒绝了他。芒果放了有两天了，我想去碰碰运气。

谁知在芒果家的地下车库，全弼道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拉开车门坐了上来，板着脸质问我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我惊魂未定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：“那前辈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回答我。”

这种感觉很不好。“我在监视芒果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为什么？”他彻底摆出审讯的架势。

“袭击体育馆的人掉的^v^和芒果持有的一样。”两个回合下来，我总算是慢慢镇静。

“我知道，我是问你为什么要单独追查！”

“因为那些危险分子持有新型dp却没有人调查。”多么理所应当的理由，充满jc该有的正义感，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很符合全弼道单线程的思维方式。

“真的只是这样吗？”他放软了语气。

车库后方突然传来动静，芒果上车出发了。

“我要找到都江才。”说着，我就要发动车子。全弼道一把按住我的手：“你要是再擅自行动，我不会放过你……快追上去！”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3**

下午的时候，门铃又响。门口的信箱上有一封信，收件人那里，赫然写着“尹智友”。

信是都江才死之前寄的。

而这封信，彻底让所有人的命运走向发生了改变，卷入云谲波诡的漩涡。

信封里只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拍摄于2024年3月30日。我年轻的爸爸身着全套的jc制服，和他的同事们一起，站在警局门口面带笑容地拍下充满干劲的合影。胸口的姓名牌上，是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：宋，俊，受。

没错，就是那个在枪支编号分析报告上，在车奇浩的执念里，死于2024年的毒搜队忙内。

我有些六神无主，手忙脚乱地翻到照片背面，但那里一片空白。一瞬间好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在脑中炸裂开来：车奇浩说，他进毒搜队不到一个月就死了。都江才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
那么谁知道？车奇浩？都江才？还是崔武镇？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爸爸……到底是谁？

那我又是谁？

脑子里混乱不堪，突如其来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。

手机震动起来，是个陌生的手机号码。微哑的嗓音听上去疲惫极了：“智友啊，我今天会待在这里，你过来找我吧。”

天王山小庙。

或许，崔武镇能给我答案。

揣起照片，两小时的车程被我压缩了将近一半，我太迫不及待了。落雪的山路，人迹罕至，我几乎是马不停蹄往上爬，饶是如此，赶到小庙的时候，天色也已经擦黑了。

是他。

我远远地就看到他，站在矮矮的篱笆后面，面朝着上山来的方向，似乎有些望眼欲穿。身上灰蓝色的棉布袍是寺庙的装扮，身形看上去有点伛偻，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

我突然有点热泪盈眶，他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，而他还活着，真好。

“坐下吧。”他示意我坐到他的身边。

一向坚硬冷酷的崔武镇，语调是从未有过的温柔。他望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期盼，像是等了我很久，又努力忍耐着，直到我出现，才终于露出那么一丝丝的委屈和喜悦。

他右边眉骨的伤做了简单的处理，还有血迹渗出来。从篱笆到廊檐下，几步的距离，他走得很慢，那么多刀伤一定很痛吧。我如鲠在喉，就在刚才，他的背影略显蹒跚，我真的好想冲过去抱住他，紧紧地抱住他。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问。

“你的身体怎么样了？”我就这么站在原地，不敢上前去。我怕我过去，就真的什么也不想问了。我还有疑问，我还需要确认。

他说：“很痛。我好久没被刀砍了，好痛。我本来都忘了，原来有这么痛。”他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我心里却有座堤坝彻底垮塌了，稀里哗啦一地狼藉。

他是在跟我喊痛。

这简直是人间酷刑，眼前的他，身上丝毫看不到帮派首领该有的狠戾，嚣张，凶悍，跋扈，他只是个孤独的中年男人，他会痛，会累，想要停靠，渴望安慰，连那淡淡的笑意也那么勉强，是为了掩饰心中的苦涩吧。而我，却要向他求证我的怀疑，撕开那些关于背叛与信任的往事，向他此时此刻脆弱的心脏丢下炸弹。

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控制着自己的眼泪，憋了许久终于还是问出口：“都江才寄了一张照片给我。”我把照片递给他，他脸上的笑意慢慢冷却，“17年前死去的宋俊受……不对，我爸是警察吗？”

他缓缓抬头看着我，双眼蓄满泪水，像是回忆遥远的曾经，触及了他最隐秘的痛楚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对，东训以前是警察。是车奇浩派他来的，为了打垮我们组织。但东训背叛了他们，来到我们这边。我之前说过吧？东训救了我一命……”

他眼里的恳切与哀恸，不容置疑。

“我们进去吧。”他带我来到偏殿，这里竟然供奉着爸爸的牌位，长灯不灭。

今天是爸爸的忌日，也是我的生日。

我坐在牌位前，喃喃自语：“我连我爸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两个名字，两个身份……可能是因为这样，他才总是像站在悬崖边一样。”

崔武镇坐在我身后：“现在的你也一样，你觉得自己站在悬崖边吗？”

他缓缓地讲着故事：“每当东训有空的时候，他都会独自消失，我还以为他在外面有女人。某一天，我偶然间看见了他，我就跟踪他，我想确认那个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
但我最后直接离开了，如果对方能让东训露出那种笑容，那不管她是谁都没关系……

我后来才知道，是你在那栋房子里。”

我回头看向他，他的表情是羡慕和憧憬。他潮湿的目光看着我，郑重而坚定：“你爸是尹东训，无论是生是死，他都是组织的一员。车奇浩无法接受东训的背叛，所以就杀了他。智友啊，不要动摇，别忘记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”

是吗？你看出了我在动摇吗？

“你为什么没一开始就告诉我？”

“因为想sha一个人，是需要确信的，我希望你能自己找到答案。”

是啊，是要确信的，总要确信的。

我要去确信的。

“回去吧，外面冷，别送了，我走了。”

他点点头，却站在原地不动。

我步履沉重，我知道，他一直在看着我，失落地，热切地看着我。

其实我真的好想留下来，陪你度过这疼痛又孤单的漫漫寒夜。

神啊，就让我放纵一次吧，一分钟就够了。

我转身飞奔向他。

我抱住他。

用力抱住他。

即便隔着厚厚的棉布袍，我还是能摸到他腰间缠裹着的绷带。

他愣了一下，低下头抱住我。

用力抱住我。

有温热的液体落进我的头发，倏忽不见。

崔武镇，我连命都是你的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吧？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4**

胖头鱼独自在办公室懊恼了一阵，不知想了些什么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匆匆出门了。

我发动了我的小哈雷，紧随其后。

他跑来国科搜，一个白大褂跑出来跟他碰头，他把那把旧枪给了他，看样子，是动用了私下里的关系。话没说两句，他接了个电话就神色慌张地离开了。而我的手机也响了起来，是全弼道：“来东川体育馆。”

心头涌起不太好的感觉，一路风驰电掣，才停好车，就听见现场警笛大作。我的心跳咣当一下，漏了一拍。

狂奔着进入现场，这里的景象和五年前相比没什么变化，但现在，救护车横七竖八停了好几辆。在其中一辆救护车上我看见了郑泰州，他垂头丧气，左臂伤得很重。

郑泰州！

我心里吹过一阵冷嗖嗖的风，你在这里，那崔武镇呢？

我冲进体育馆，浓重的血腥味，地板正中，用血写就的四个大字刺得人眼睛生疼——我回来了。

东川体育馆，被残忍血洗。

崔武镇，崔武镇你人呢？

有那么一瞬间的天旋地转。

“有人摧毁了东川派机动队，现场有三人死亡一人重伤。”全弼道简要地介绍了情况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崔武镇被杀了吗？”

他露出轻微的诧异，但还是回答我：“没有，崔武镇不在这里。”

是啊，我至少该先问问是谁干的。

心里好乱。

高建平跑过来说：“查不到，他们说监控全都没有录制。”

我胡乱接了一句：“组织成员当然不信任jc。”总算是把全弼道糊弄过去。

角落里，散落着几粒小小的黑色药丸。跟芒果手里的新药一粒砂一模一样。

我一直等着芒果那边供出他的上家，好给崔武镇一个回复。没想到，在这儿捡到线索。

想到崔武镇，心口又抽紧了一分。东川派自他接手以来，从未遭遇如此重创，此刻他在哪儿？他好吗？

我忍不住发短信给他：

你还好吗？

没有回复。这种等不到回复的感觉，糟透了。

天亮以后，毒搜队迅速对周边展开调查，抓住血洗东川派的嫌疑人，就破解了一粒砂的来源。

全弼道好像总会把我代入某个他预设好的角色中来跟我对话：“你怕了吗？你应该是第一次看到那种景象吧？我也很久没看到了，过去都没有人胆子那么大。但不要怕，我们可是警察。”

絮絮叨叨的。我完全心不在焉，随口答了一句：“我不害怕。”

是啊，那些孤独训练的夜晚，那些以命相搏的厮杀，那些嗜血狂徒的执念，早已深深融进我的底色里。这种场面，尚不足以触动我。

全弼道接了个电话离开了，我摸出手机，还是没有回复。

崔武镇你大爷的。

不行，我得看到他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5**

不曾料想，一小时后，都江才就露出了他最丑恶最不堪的真面目。他对我下药，试图mj我。我最后的模糊意识中，爸爸的骨灰坛被摔碎了，我把瓷片紧紧握在手中，用疼痛驱赶混沌。打斗中我左手的瓷片插入他肋部，却也接了他狠狠一羊角锤。郑泰州闻声赶来，我得救了。

我哭着处理好爸爸的骨灰，从来到这儿我就没再哭过，崔武镇说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左手被瓷片割开了长长的口子，从掌心到手腕，深可见骨。

崔武镇要见我。我掩上门，看见郑泰州站在外面。

“如果你哭完了就离开吧。因为你，我今天失去了一名疼爱的手下。现在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能够停止做蠢事的机会。”

我平静地回答他：“我哪里都不去。”

他沉默了片刻，话题转换得有点突然：“我曾在东训大哥身边当他的手下，他和整个组织不和。而你也一样。到此为止吧。”外面电闪雷鸣，映得他脸色阴晴不定。

“现在要停下来已经太迟了。”是啊，太迟了。

他好像在思考要怎么说，开始踱着步子：“大哥从来不自己开车。也从没有见过他的副驾驶上坐着女人。你根本不该来这儿。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

“你会把一切都搞砸的。”

他说完这一句，体育馆外响起两声汽车喇叭，我来不及细想，一头钻进车里。

开车的是达哥，他和郑泰州一样，是崔武镇最信任的左右手。东川派甚至有两个从未被打破的神话，一个是泰州的拳，另一个就是达哥的腿。

船头食堂里，崔武镇看来已经等了一阵子，桌上一锅辣鱼汤冒着热气，烧酒喝了半瓶。

“坐吧。”

“我以前常和东训来这里。”

老奶奶的小饭馆开了有些年头了，壁纸褪了色，桌椅上有薄薄的油污。我坐在他的对面打量了一番，这好像是他第一次提起我的爸爸。

“你爸有教你喝酒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他把自己的酒杯放到我面前，斟上酒。

“喝吧。”

辛辣呛口，我没喝完。

“很痛吗？”

当然痛，痛死了，我的左手打了厚厚的绷带，狼狈地挂在胸前，左眼肿胀到睁不开。但我还是摇了摇头：“不会。”

他眼里闪过一点点失望：“看来你没学过怎么喊痛，或者是没人教你。”又把酒杯拿回去，续满。新添的酒和我剩下的半杯揉杂在一起，再也无法抽离彼此。

“原本有一个人，但是他死了。”

他的目光垂了下去：“说不定活着就是培养出那种人的过程，一个，你可以诉苦的人。”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沉默不语。

“你身边有那样的人吗？”

他目光闪烁了一下，随即快速垂下，似乎对我的提问有些意外：“原本有，但他死了。”

我懂了，我们都在说我爸爸——尹东训。

原来爸爸在他心中，是这样的存在。

我有些恸然。那以后呢？那个在我们的生命中同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离开了，那以后呢？

会有人教我喊痛吗？

会有人可以让你诉苦吗？

几杯酒下肚，身体暖了起来。他脱掉外套，甩给我一个信封。

“今天尹智友死了。被都江才杀死了。都江才呢，按照东川派的规矩，毁了容踢出去了。这就是今晚发生的全部经过。”

他第一次呼唤我的全名。事情进展的速度让我有些吃惊。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沓资料，陌生的名字和经历，却是熟悉的照片，是我的模样。

“吴惠进。从今以后，你就用这个名字活着。”

我想了一下，问他：“如果我藏不住呢？”

他身体前倾，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，肯定地说：“你可以。你是我教出来的，我了解你。”

“实在遇到麻烦，就少说话。说得越多，破绽越多。”他靠回到椅背上，又低声补充了一句。

他咣当扔出来一把枪，枪身上有一处反反复复的划痕，应该是抹掉了什么印记。

“这是害你爸丧命的枪，那家伙丢掉的枪被我们找到了。”

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“这是jc的配枪。杀了东训的人是jc。”说起这些的时候，他眼框微微泛红，“找到那家伙，并杀了他。”

看得出他在驯服某种情绪。此时此刻，我相信他的真挚。

我抑制不住地手抖，捡起那把枪花掉好大的力气。那的确是一把警用的5弹巢左轮手枪，冰凉又沉重，从成色上看是有些年头了。我端详着细小的枪口，黑洞洞的，里面，住着索命的魔鬼。

“你已经足够强了。好好想想，今后的路你要怎么走。”

三天后，我给了他答案。我要去离真相最近的地方。既然是jc杀了爸爸，那我就变成jc去寻找凶手。

他看不出喜怒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

两年后，我如愿以偿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6**

再醒来的时候，全弼道正要解开手铐。车停在不知是哪里的海边。

“我们比预期的还要早来。我答应过要跟你来海边。”他揉了揉被勒疼的手腕，下了车。

夜色中的大海是看不透的漆黑，就像全弼道，此刻我一点也不懂他要干什么。他拦下我，带走我，却并不把我送回jing局，而是跑来吹海风——在这样一个两人各怀心事的夜晚。

我慢慢跟在他后面，他走向不远处的一座小房子，翻翻找找摸出一把钥匙，开了门。

他似乎有一进门就打开所有灯的习惯。

“这是我一个爱冲浪的朋友长期租借的地方。”说着，他点燃了炉子。很快，屋子里暖和起来。

我左臂的伤在打斗中肯定是又挣开了，有血顺着袖口滴下来。他伸出手：“我看看你的伤口。”

我躲开了：“我没事。”

还是那么霸道，他一把抓住我受伤的胳膊：“这句话真叫人生气。坐下来。”

炉火噼哩啪啦地燃烧着，像是要努力驱赶全部的黑暗和寒冷。

我坐下来，脱掉外套，果然又是一片血肉模糊。

他仔仔细细地上了药，贴上胶布：“自从我妹妹死后，我就随身带刀，下定决心如果找到那个家伙，我就要杀了他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胶布贴得严严实实，平平整整。

他伸手要撩开我的背心，腹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弄出了个伤口。我轻微地躲闪了一下，心里好像也并不再那么抗拒，反倒有些手足无措。

他继续清理伤口，上药：“我每晚都会梦到我杀了那个没有脸的家伙，每天这样过活，我的脸就变了，变得像脸上充满愤怒的^v^一样。我……其实是在用刀砍自己。”

我就这么一直看着他，他突如其来的关怀备至和吐露心声让我有些茫然。说起这些的时候，他脸上流过淡淡的伤感，琐碎的陈年往事，像是一群蚂蚁，密密匝匝地，一点一点地，拨弄着我的心事。

“不要再毁掉自己了。”

我忽然想要流泪。爸爸走以后，我整个心脏都被复仇填满。似乎没有人在意过，我的未来和人生，甚至，我自己都没有在意过。

他在意。

我借着伸手去拿衣服，低头回避着他的视线，这样掉眼泪算什么。

“你等一下。”他找了件干净衣服要我穿上，我才觉察到，他单线程的思维模式里竟然也有如此细致的部分。眼泪终于崩不住。曾几何时，崔武镇也曾这样满眼关切，动作轻柔地给我处理伤口，可他用我最在意的事情骗了我，我怎么能不伤心。

手伸进袖子，胡乱抹掉眼泪。

全弼道没有给我平复心情的机会，他在我对面坐下来，望着我的眼睛：“不要再独自痛苦了，你随时都能倚靠我。”

倚靠。

多么温暖而又安全的词汇。

给了崔武镇的那五年里，从来都没有过类似“倚靠”这样的关系。我努力变得强大，试图和他平等，我崇拜他，服从他，追赶他，有时候会想念他，关心他，紧张他。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，想要靠他帮我完成复仇这件事的念头。

而眼前这个年轻的男人，他让我倚靠他。

他是温暖的，是飞扬的，他像溪流，像暖，像光，像昭示这世间最蓬勃力量的生命体，让我那么地，想要靠近。

他的手腕被坚硬的手铐弄出不少伤痕，那是我在医院停车场不断挣扎造成的。它们彻底击碎了我心底的防备，让我愿意在这儿放弃思考，忘记那些欺骗与仇恨。

我抚上他的脸庞，尝试亲吻他的嘴唇。

而他的回应要猛烈痴缠得多。

薄薄的衣衫经不起撕扯。

他的肌肉线条紧致流畅，炉火给他的皮肤镀上一层淡淡的光泽。我忍不住伸手去触摸，他却轻轻战栗起来，眼中的炽热喷薄而出。

他亲吻我每一处的伤痛，包括，被我烫掉的刺青。他的嘴唇，像柔软的云朵。

他的手掌覆上我干涸的后背，是灼热的触感。拥抱中，那些温热的冲撞让我开始有了模模糊糊的念头：他将是我孤独人生中的依傍。

是的，孤独，我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理解这个词语。

但幸运的是，我也将不再孤独。

这是充满了新鲜与奇妙的体验。过去的五年里，我总是在奔波忙碌，脑子里永远绷着一根紧紧的弦，是没有闲暇去体会我某个时刻的心情的。而此时此刻，我感到脱离了某个囚笼的自由。全弼道，他像一道霸道的光，把我黯淡的人生撕开一道口子。他是另一种可能，另一种瓦解仇恨的可能，另一种，通往阳光下的，平静的，彩色的，我从未敢想象过的可能。

这种可能性让我想起多年以前，爸爸勾勒出的那副场景——海浪，吊床，和狗。

“崔武镇在我的心口上纹了刺青，我把它烫掉了。”他的手臂环过来，轻轻摸了摸那处丑陋的疤痕，“你跟我选择的路不一样。”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7**

我好像睡着了。又好像醒着。

潮湿的空气，我是在海边吗？

不对，是在以前的家里。我看到十七岁的自己，怎么也打不开家门。

突然门又开了，十七岁的尹智友赤脚跑了出去。我趴在猫眼上看，外面却是一片汪洋，爸爸，是爸爸！他头也不回地走进大海，任凭我怎么哭喊也不回头。

该死的门，怎么都打不开，爸爸他听不见我在叫他。爸爸！不要再走了！开门啊！开门啊！！

我急切挥舞着的双手被牢牢抓住，终于从梦魇中惊醒。

是全弼道。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冲进鼻腔，这次是真的醒了。

“你怎么连睡觉都皱着眉头？”他叹了口气，“你这样撑不了多久的，我也是和你一样咬着牙撑过来的。”

“我有一个妹妹，她开心地去夜店庆祝考上大学，但有人在她的啤酒里掺了dp，导致她当场死亡。她的心脏不好。”他故作轻松地讲述着悲伤的故事，是他最隐秘的心事。

“有抓到犯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年轻的脸上闪现一丝苦涩的笑，“我根本不知道是谁。如果把贩du集团和毒虫通通逮捕，那犯人应该就在其中吧。”

原来他的执念在这里。多么深刻却又单纯的热望啊。

“我不知道你想抓谁，但我会帮你。”他看着我，眼里是清澈而蓬勃的力量，“我们合作吧。”

我感受到，他发自心底的，坦诚的信任。

“换好衣服就出来，我去办出院手续……不过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从来都不穿鲜亮的衣服，好难买。”

坐在他的车上，我问他：“前辈，你还好吗？”

他让我摸他头上的伤处，硬硬的头发底下，鼓起好大的一个包。

“很夸张吧？到现在都还没消肿。他们说要是再撞旁边一点我就死了。天啊。”

“我看你手上有很多疤痕？”他的手让我想起爸爸，也是这样纵横交错的伤疤。

“可能是因为我胆小吧……但现在不会了，我以前刚加入毒搜队的时候，只要看到有人持刀，就习惯先用手挡。”

我心里掀起波澜，很久以前，爸爸也是这么回答我的。

我最近频繁地想起爸爸，我有种预感：事情快要了结了。

毒搜队在烤肉店搞了小小的欢迎仪式，欢迎我活着回到人间。罗大秀这个人，说话又多又直，但当他举杯的时候，我还是感受到被完全接纳的真诚。大家开他的玩笑，我想笑又不敢用力。全弼道制止着：“别逗她笑，她伤口还在疼。”烤肉滋滋啦啦冒着香气，这是我不熟悉的人间烟火。我的过往不曾有过这样的，几个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场景。陌生感始终让我有些拘谨，高建平很细心地给我准备了热的洋甘菊茶，是熟悉的味道，我想起来崔武镇。

上次救我，他一定撞伤了自己。我住院的这几天里，他好吗？

回到家，我立刻给A先生的手机充了电。等待开机的时间里，我窝进墙角的那把椅子，死里逃生的神经终于可以有片刻的松懈，巨大的疲惫和后怕滚滚袭来。月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钻进屋子，在我的脸上和墙上留下斑驳的影子。我头靠着墙，脑子里一片放空，此时此刻，我不想思考。

手机震动起来。

“你出院了？”微哑的嗓音听不出情绪。

“嗯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我没事。烤肉好吃吗？”我听出一丝不满，隐约还带着股子怨气。

“……你……派人跟踪我？”

“我只是找了你好几天。”

我沉默了几秒钟，还是决定换个话题：“……那天……你怎么会来？”

他嘁笑：“是都江才自不量力，派人来抓我，后来他拍了你的照片……”

原来如此。那天都江才居然兵分两路，同时袭击了我和崔武镇。

“你整顿一下就离开。”他又恢复了惯常的的威严，是命令的语气，“我已经准备好让你去国外了。”

“不可以。”我想都没想。

“智友啊……”

“我还有事情要确认。”我打断了他，史无前例，这是第一次。

“尹智友！”他发火了，但很快就缓和下来，“听我的话，如果都江才被逮捕，你就会有危险。”

“那我会自己看着办。”我挂断了电话。

大仇未报，我有何颜面龟缩于世，安居一隅？

都江才在作死的路上失了控，他同时挑起了黑白两道的无名之火，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逼入绝境。崔武镇方面和毒搜队像是达成了某种秘而不宣的默契，他们暂时放下了彼此之间的看不顺眼，一致将火力对准到搜寻都江才的踪迹上来。在如此恶劣的袭警事件下，毒搜队甚至获得了可以每天带枪不必归还的特批。案件升级到公开调查的状态，都江才的通缉令到处都是，他完了。

我去找了芒果。这狗崽子当初敢跟都江才联手设局搞我，就应当做好承担后果的思想准备。我给了他三条路：第一，去警局，罪名是杀人共犯；第二，把他交给崔武镇，罪名是帮助都江才袭击体育馆，至于是不是真的袭击了这不重要，关键是崔武镇信不信；第三，告诉我都江才的藏身之地。

依芒果的胆小如鼠，获取情报简直易如反掌。

A先生，都江才要偷渡离开，明天中午十二点，南山码头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8**

很快，我们就第二次见面了。

我走投无路。

什么狗屁jc，蹲守我家的时候像个狗皮膏药，现在闹出人命他说管不了，抓不到。

“这是杀了我爸爸的人，请你帮我找到他。”

纸醉金迷的黎贝尔，他顶层的办公室又空又冷，让人生出抓不到边际的害怕。皮椅里的他看上去似乎有点累，垂着眼睛，衬衫，领带，一丝不苟，精致的桌牌刻着他的名字——崔武镇。

“我爸爸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和兄弟吗？”我拍出仅有的线索——一张模糊的监控截屏，尽量地稳住呼吸，装作理所应当的样子，是啊，就是理所应当的。可是，该死，他怎么总是沉默，眼皮也不抬，米白色的衬衫似乎无法包裹住他森冷的气息，透过柔软的布料渗出来，这气氛让我后背发凉。

漫长的几秒钟过去，他盯住我，棕色的眼睛里是我看不懂的凛冽：“找到他你要怎么样？”

我也盯住他，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：“我要亲手杀了他！”

快点答应我啊，爸爸的死你难道不该承担一点吗？我全部的勇气都被刚才那句话用光了啊，我的眼泪马上就要憋不住了………

他逼近我，压迫感铺天盖地而来，他攥着我的手，从后腰摸出一把匕首递给我，却将刀尖对准自己的心脏，“你知道什么是杀人吗？来啊，把我当成凶手来刺！刺啊，刺啊！”他咆哮着，一声高过一声。哦天呐这怎么可能呢？闪着寒光的刀尖儿，离他的心脏那么近，一不小心就会划破他的衣服他的皮肉………我不敢想，使劲想抽回自己的手却抽不动，他力气太大了。

耳边咣的一声巨响，痛，天旋地转的，我重重地倒在地上，他的巴掌怎么这么硬，像钢板一样。我嚎啕大哭起来，委屈，无助，还有左脸火辣辣的痛感一起涌上来，那男人微哑的嗓音含着怒意：“把她带出去！”我踉跄着爬起来，也许根本就不该来求他。我抱起轻轻的爸爸，心碎了一地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9**

智友啊，我很早就懂事的女儿，我有好多事想和你一起做。

如果你遇到了困难，我想骄傲地要你相信我就好；如果你遇见心爱的人，我想担心对方是怎样的男人；我想看着你结婚和有小孩的样子……我想和你一起度过每个日子。但是……那些日子，或许不会来临。虽然我是个没出息的爸爸，但因为有你，我很幸福。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也要过得幸福。

抱歉没能陪在你身边，我爱你。

爸爸，自从五年前的那个晚上以后，我的眼泪就再也没有如此汹涌过。

如果没有五年前那件事，我也许会如你所愿，继续上学，考个大学，好好工作，结婚生子。

可现在我tm过的这是什么人生？

是崔武镇。他硬生生改写了我的命运轨迹，把我拖进这暗无天日的复仇之路，然后狠狠地愚弄我。

我的胸口从未如此灼热和疼痛，剥皮削骨的痛。

崔武镇，什么叫做铁证如山？这就是。

崔武镇，什么叫做大厦将倾？这就是。

崔武镇，其实早在五年前的两声枪响，你和车奇浩之间的生死决斗就已经拉开了序幕。对吗？

崔武镇，五年来，你捆绑我，蒙蔽我，你让我把枪口指向默默隐忍一心要替爸爸寻一个公道的车奇浩，你居心何在？

崔武镇，提起爸爸，你那些泫然欲泣的表情，都是假的吗？

崔武镇，你说我父亲是你最信任的朋友和兄弟，都是假的吗？

崔武镇，你掀开后备箱给我光，你孤身赶来救我于废车场，都是假的吗？

崔武镇，那些隐晦暧昧的温情，那些你藏都藏不住的笑容，那些没入我发丝的泪水，都是假的吗？

崔武镇，崔武镇！崔武镇！！！

我那么信任你，我把后背交给你，我们甚至交换性命，可为什么，你还是骗了我！

五年，五年的时光，五年的牵挂与依赖，终究是错付了！

我看不清路，也握不住方向盘。

我浑身战栗，剧烈咳嗽，呕吐不止。

我恨我自己。

我看着胸口的刺青，那双衔尾蛇比起崔武镇的小了一号，正诡异地吐着芯子，炫耀着魔鬼的征服欲和占有欲。它连同十八岁的那个午后一起，讽刺我曾愚不可及地袒露身体，表达忠诚，是最不堪的记忆，最耻辱的笑话！

烧红的点烟器弹起，我拿着它按向刺青。

我不要了。

我统统不要了。

剥了皮，削了骨，我便不会再痛。

毁灭吧，崔武镇。

这一刻起，尹智友死去，留下来的，是涅墨西斯。黑色的翅膀掀起猎猎的风，今夜，丧钟敲响，崔武镇，我要取你性命！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0**

那么，到你了车奇浩。

说着“那些混账死了也没关系”的车奇浩。

确认无误的话，今晚就能结束了。

我心烦意乱，又无比亢奋，我的手因为即将揭晓真相而不可自抑地轻轻颤抖。我把车停在路边，摸出一顶鸭舌帽胡乱戴上，上了车奇浩家的楼。

反正要结束了，无所谓。

但我好像来晚了。

门没锁，门把手上全是新鲜的血迹，还没干。我警觉起来，摸刀，开门，潜入，反锁，一切悄无声息。这是杀手的本能，处决仇人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

正手握刀，我缓慢向里间移动。血迹抹在门外的把手上，证明有人离开了；里面一片安静，大概率只剩车奇浩一人，或者没人。那么是谁，跟他有什么过节，要在深夜里上门寻仇？

突然间枪声划破夜空，一枚子弹擦破我的左上臂飞了出去。我吃痛躲闪，车奇浩已经看到了我：“吴惠进！崔武镇的走狗！你……你是来补刀的吗？”

这里看上去刚刚发生过惨烈的厮杀，地上，桌子上，墙上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。车奇浩倒在血泊中，左手捂着正在冒血的腹部，右手无力地拿着枪，刚才的动作和咒骂仿佛正在耗尽他最后的力气，手里一软，枪滑落在地。

“我是来问你一些事的，我会不会杀了你取决于你的答案。”我持刀慢慢逼近他，我迫切地想要确认，却又模模糊糊有一丝不明原因的害怕，我的声音听上去有些颤抖变形，可能是肾上腺素在飙升的缘故，“我爸是因为我才死的，但他为了保护我，到死的那一刻都没放下手里的刀。我为了抓到那个混蛋，抛弃了一切走到这一步！”我揪住他的衣领，刀刃抵住他的喉咙，“跟我说五年前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快说！”我的逼问凄厉起来，嗓子里发出的吼声让我自己都觉得陌生。

我控制不住地大口呼吸，那呼吸里都带着哭腔。车奇浩双目圆睁，瞪着我半晌，不可置信地问我：“你是智友？尹……智友？”

“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？为什么？你觉得有罪恶感吗？”说呀！只要你承认，手起刀落就可以结束一切了！

“东训……不，俊受不是组织的成员，他是jc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！”我打断他，“我也知道是你把他送进组织的，但是他背叛了你，所以你才会杀掉他吗？”我眼里燃烧着熊熊烈火，随时都能吞噬这个毫无反抗之力的老头子。

“宋智友……你怎么会……变成崔武镇的人？”

宋智友？我从不知道我还有这样的一个名字。

“崔武镇！那个恶魔啊！啊～～～”车奇浩突然之间就崩溃了，他像是一下子释放了积攒多年的冤屈，嘶吼着大哭起来，布满沟壑的脸上涕泪横流，委屈至极，又心酸至极。

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“组长！组长！”门外的走廊上传来全弼道的喊声，他应该是在不远处听见了枪声。车奇浩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，他挣扎着从钱包里摸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，和一个沉重的双肩包一起塞给我：“俊受一直到死的那一刻都是jc，你看这个就知道了，快离开这里！”

全弼道已经开始踹门了，他连汽车里的横梁都能踹断，何况一个门锁。来不及细问了，我拿起全部的东西，越窗而逃。身后，车奇浩断断续续说着，仿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：“智友啊……谢谢你……还活着……”

上了车，我顾不得胳膊上的枪伤，也顾不得先离开现场。那双肩包已经有了多处破损，应该是车奇浩经常拿出来翻看。此刻它热得发烫，我一秒钟也等不了了！

里面有一沓东川派的照片，包括重要的组织成员合影。

一沓青松追慕公园寄来的管理费收据，从20\_年开始，姓名金贞雅——那是我的母亲，亲权人宋俊受，缴费人车奇浩。

以及，厚厚一叠老式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情报报告，从20\_年3月24日，到20\_年11月30日，4270天，512份情报，一份不少。

20\_年11月30日。

这日期刺得我眼睛疼。

那天爸爸送出他最后一份情报，让快递送来蛋糕和礼物。那天我在学校里干了一架，并且退学了，因为整个学校都在传我是黑道大哥的女儿，我过得很不痛快。他给我打来电话祝我生日快乐，我却在电话里说：“是你害我的生活变成这样，我不会再等你了，我会当作你死了，所以你别回家。”

可他还是回家了，然后遭遇枪sha。

车奇浩从钱包里摸出的那个信封上，沾满了他的血迹。但我认得出，信封上是爸爸的字迹：“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请把这个交给智友。”

我的爸爸，在那四千多个日日夜夜里，过得该有多么的谨慎，隐忍，孤独和委屈，没有人知道。而他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真实的痕迹，就只有这么一叠情报，和给我的信。

我快要承受不住了。

爸爸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1**

我悬着的心始终没能放下来。

车奇浩这只老狐狸，光行动组就安排了四十多个人，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和探照灯。船上暂时没有找到崔武镇，但重重封堵之下，他到底安危如何？

整个毒搜队都沮丧透顶，货舱炸得稀烂不说，全弼道的执法记录仪竟然从11:20就碎掉了，拍摄内容糊得雌雄莫辨，根本无法当成证据。令人更为窝火的是，根本没人承认开了枪。

现场还是要搜一搜的。起火的罪魁祸首配电柜当然是重中之重，技术科找到了两枚弹头，而我，不动声色地带着车奇浩找到了那把旧枪，那把被我射击了配电柜以后，丢在现场的旧枪。他若有所思，默默收好，并没有作为证物上缴。

车奇浩，鱼钩我放下了。你会怎么咬呢？

收队回来，我找了个借口来到车上，那部手机平时都锁在手套箱里。塞好耳机，拨通那个熟悉的A，此刻我需要听到他的声音，我需要确认他的安全。

关机？

我心里一紧，紧接着拨了他办公室的座机。那个号码我一直烂熟于心。

铃响了很久，依然无人应答。

担忧如同野草般丛生四起。我好想一脚油门直奔黎贝尔，我想要亲眼见到他。

但是不行，整个警厅灯火通明，还有一堆的扫尾工作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那部手机揣进怀里，回到了办公室。

全弼道正在暴怒地审讯抓回来的人，但毫无头绪。崔武镇是个优秀的lingxiu，东川派从来都是这样，他们哪怕抛弃自己的性命，也绝不会出卖他。

同样气疯了的还有车奇浩。尽管他极力控制，但他的行动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愤怒和憋屈。他非常失态地强行检查了我们每个人的配枪，每个人。

每个人的子弹都完好无损。

车奇浩，答案你早就猜到了，你在掩饰什么？那把旧枪，你看着不觉得眼熟吗？五年前的夜晚，用它杀害爸爸的黑衣人，到底是不是你？你的心，会不会虚？

全弼道骂骂咧咧地躲进了小会议室，我跟了进去。作为他的搭档，这么重大的行动对我瞒得密不透风，他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“追捕朴昌求跟芒果都只是烟雾弹吗？”

“我们只是一遍扫荡小喽啰一边等崔武镇放松戒心。”

“所以打从一开始，崔武镇才是我们的目标？”

“因为我们得以现行犯逮捕他！”全弼道提高了声调。

我用一种不被信任的委屈的眼神瞪着他，他按下开关，投影用的幕布缓缓升起，后面的墙上，密密麻麻全是东川派的资料。展现在我眼前的，是一个制du贩du，sha人如麻，狡猾狂妄，并且缜密严谨的，崔武镇。

以及，我的爸爸。

我都没有见过那样的，关于爸爸的旧照片。他跟崔武镇一起的时刻，眼睛笑成一条缝；他动手打架的时刻，是凶残狠戾的表情；他逃亡的时刻，脸上也写着惊惶失措。

他的照片全部被打上了叉，是已经死亡的意思。

“尹东训，他是崔武镇身边的亲信，在五年前被人杀害了。”

我左手的指甲狠狠掐着掌心，极力对抗着声线的颤抖，问：“犯人是谁？”

“我们没能抓到，凶器至今也未被寻获。”

爸爸啊爸爸，我好想你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2**

我在一阵阵的颠簸中惊醒。

不对劲，很快我就发现不对劲，双手被扎带紧紧捆着，蜷曲在一个黑暗又狭窄的地方动弹不得，这是在一辆车上，后备箱里。这群流氓要干什么？我害怕了，我协寻目击者的悬赏通告给我招来了祸事，街头流氓会做出什么简直不敢想象。我艰难地摸出出门前揣在兜里的匕首，至少先割断扎带吧，可扎带怎么这么硬，反手怎么这么不好用力……

砰一声，车子猛震了一下停了，应该是撞车了。流氓们骂骂咧咧下了车，却传来打斗的声音。快点，快点割开啊！我急得满头汗，突然一道光照了进来，后备箱被打开了！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可能要死在这儿了，慌乱中我举起匕首就刺了出去，双手却被一只男人的手死死钳住，匕首被轻轻地夺去，我才顾得上看清，是他，是崔武镇！

他身上焦苦的烟味竟然让我有点莫名的心安。他像一尊战神从天而降，掀开黑暗和恐惧，给我光。

他一下子就挑断了扎带。我想我一定狼狈至极，满脸血污，头发凌乱，手腕因为挣扎而勒出了伤。逆光中他的表情看不清楚，似乎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像是轻轻放下了悬着的心，又像是无可奈何，从胸口掏出手帕，包住我手腕的伤，一圈，两圈。

江边潮湿的风让我慢慢平静下来。他刚才像捉住一只猫一样把我拎出后备箱的时候，我的心跳还乱得找不到节奏。我该跟他说些什么呢？感谢么？还是问问为何他会出现在这里救我？毕竟他昨天才打了我，脸颊还在隐隐作痛。我有点怕他，新伤口正在恢复知觉，我下意识看了看，他的手帕被血弄脏了。两米开外的他沉默地抽着烟，青灰色的烟雾从他的口里、鼻腔里汹涌喷出，被风吹散在夜空里，无影无踪。

“如果你想死，那应该有更好的方法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可这话听上去像是想了很久，又像是没过脑子。

我嘴硬：“那不关你的事。”

他无奈地瞥了我一眼，用沉默来对答。

“你抓到杀我爸的人了吗？”

沉默，抽烟。

“没抓到吧？”

“不要轻举妄动，安分呆着。除非你想横死街头。”三分警告七分劝解的意味。

可我去求你了，你并不帮我啊！“我怎么能安分呆着？jc不调查，你也什么都不做！”我有点歇斯底里，“我怎么能……我怎么能假装若无其事过日子？”早亡的母亲，我已经不记得她的模样，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就只有爸爸的陪伴。尽管他很忙，总是几天几天地不回家，可他永远记得我的生日，他永远挡在我和黑暗之间，隔绝这世界的阴暗和肮脏，他尽他所能，粗糙又笨拙地守护着我。如果不是我说什么当你死了这样的话，他怎会冒着被通缉的风险潜回家，在我十七岁的生日横死家门？安分呆着？是要我忘了这些，狼心狗肺地活下去吗？

“我爸是被我害死的……”我泣不成声。

良久，他像是下了某种决心，问：“你一定要报仇吗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报仇吗？”

十七岁的女孩哪里懂得四十多岁黑道大哥所说的“代价”二字，只一味撂狠话：“我自己会承担代价。”

一支烟抽完，他翻手弹掉烟蒂，一步步走近我，看着我一字字认真地说：“如果你真的决心要找到那家伙并杀了他，那你就得强到杀得了人。”

他的双眼透着凶狠的光，那光快要把我烧着了，我知道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，没有犹豫地，我跟着他上了他的奔驰。汉江大桥上，车灯照亮的，是不知去往何处的前路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3**

第二天，来见我的人是江秀延。

意料之中的事情，尽管晚了一点。崔武镇能等到天亮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

“我不需要律师辩护。”

“我不是来帮你辩护的，他要我过来传话给你——‘我绝对不会让你进^v^，过来我这边。’这是他的原话，他要我一字不落地转达。”

说完，她从提包里摸出一块手帕塞进我掌心，说：“你伤得很重呢。”

青天碧水蓝的手帕上有暗暗的格纹，质地十分柔软，一摸便知是上好的长绒棉。是崔武镇的手帕。这么多年，他的喜好和习惯从来没变过。这让我想起五年前那个夜晚，崔武镇从车后备箱把我拎出来，也是用这样的手帕，一圈又一圈，仔仔细细缠好我手腕的伤，最后笨拙地打了个结。

现在，你我之间，也是个死结。

江秀延要以委托人需要治疗的理由将我送进医院，这样的交涉对她来说，从来不是难事。一小时后，我已经躺进了外科病房，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正在缝合我左臂的枪伤。

我知道，崔武镇要在这里动手了。

而我也恰好不想辜负他。医院里人多眼杂，的确是个脱身的好机会。

正想着要怎么办，我认出了小护士脖子上的蝴蝶纹身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全弼道，就是搅黄他们诱捕计划的那次，我在动手之前，救了一个吸食bingdu意识迷离被呕吐物呛住的女孩。

竟然是她。这世界可真小。

她显然也认出了我。

她出门去找敷料贴片，正巧医生绕到帘子外面去接电话。我的右手被全弼道铐在病床的护栏上，但好在，我找到了一把镊子。

手铐随着清脆的“咔哒”声打开。小护士却不知何时回来了，拿着贴片正要撕开，被我突然的动静吓了一跳。

我也被吓懵了。

医生接完电话匆匆离开，小护士没喊也没叫。她从衣兜里拿出一把车钥匙塞进我手里：“我不知道原因，但你不是坏人。你从旁边的门出去，下到地下二层，我的车在那里。”

我来不及跟她说谢谢，夺门而出。罗大秀和高建平想要阻拦，但，抱歉，我真的不想动手的。顺手拿了一件白大褂，匆匆披上下到地库，找到小护士的越野车发动起来，可全弼道又一次出现了，拦在车前。

“宋智友！”他大喊着。

他知道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！

不由分说地，他拉开车门把我拽了下来。

“放开我你这混蛋小子！”我开始撕打。

“宋智友！这是你的名字吧？”

你要我回答吗？你要我怎么回答？！

我挣脱欲逃，他却丝毫不打算放过我。他从未如此粗鲁蛮横，暴躁难耐，他揪着我的衣领逼问我：“你想做什么？你要去找崔武镇吗？组长都告诉我了，你会放他走，是因为你想亲自杀了他！”

我极度地不甘心：“既然你知道了就让开！”我使劲推开他。

然而这又是一次徒劳的挣扎。“不，我要阻止你。”他一只手按住我，另一只手掏出了手铐。去你的吧混蛋家伙，我踹开他就往车上跑，他却不依不饶。

“放手！”

“够了！”

“你不是都听说了吗？那你应该知道我这么做的理由啊！”我声嘶力竭。

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要阻止你。”

“不，你根本不懂，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，为了抓到sha我爸的混账，我连未来和名字都抛弃了！但我却被他骗得团团转，甚至还sha了人！如果不sha了他，我的人生就毫无意义！”你懂个屁！全弼道！

“你的人生只值得做这种事吗？”他的眼神里满是哀伤。

“别管我，快走开！”我疯了一样踢打他。

他却不知怎地把我和他的手铐在了一起。

西吧！

“你都要去送死了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管？就算真的sha了他，那你也会彻底完蛋！你不知道吗？”他吼了起来。

“我不在乎，快解开手铐！解开啊你这个混蛋！”

“但我在乎！！”

我有一瞬间的失神。但形势不容我多想，两辆黑色的商务车猛踩着刹车停下来，冲下来七八个人，是崔武镇的人。

全弼道甩开警棍递给我，两人捆在一起虽有不便，但配合还算默契。一番打斗之后，我们总算是爬回车里，甩开了他们。

全弼道开着车一路疾驰，不知道要去哪儿，也不知道开了多久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我疲惫极了，竟然靠在副驾驶睡着了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4**

两年时间，小小的巡警获得特别晋升，加入重案组只是离我的目标更近一步，崔武镇教给我的狠劲儿让我从来都不怕拼命。两次申请之后，我终于获批调去了^v^搜查队。

报到的第一天，我见到了那张这辈子也忘不掉的脸。爸爸出事后，他来过我家，疯狂地敲门，我连呼吸都不敢出声，从猫眼看见帽衫下这张活像胖头鱼的脸。他是那晚的杀手吗？抑或是同伙？他是让我走上复仇之路的最后一把推手，也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噩梦。

而他现在，竟是我的上司，毒搜队一组组长——车奇浩。

我从手套箱里摸出那部崔武镇专用的手机，我很少用它，却总是给它充满电。见个面吧，A先生。

江边的风不冷，吹在脸上，是轻轻柔柔的妥帖。

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里了。高领毛衣和针织夹克，让他看起来柔软了许多。

“你等很久了吗？”

他重重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像是带着点埋怨。

没法接。我从怀里摸出我的保温杯递给他：“请喝。”

他脸上忽然绽放出笑容，像是小孩子得了意外的礼物。很快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控，拧开杯子闻了闻，强行板下脸来问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洋甘菊茶，可以改善失眠，我知道你都睡不好。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见他之前，突然想这么做，我就这么做了。

笑意终究还是压不住。他喝了一口，随即又吐出来：“怎么有化妆品的味道？难喝到我要失眠了。”

你话太多了崔武镇。

“jc还好当吗？”

终于进入正题，这是我今天真正想告诉他的：“我被调到毒搜队了。”

他郑重地点点头：“现在真的要开始了。”

“我终于能查出枪支持有人是谁，以及这件事和车奇浩有什么关联了。还有，我会找出是哪个家伙杀了我爸。”

他看着我，一言不发。

“我以前跟我爸说好要在海边盖房子住，在院子挂一张吊床，每天钓鱼和游泳，就像无所事事的人一样。他想过那种生活。”我望着他，“要是那家伙没杀我爸，我们能够像那样生活吗？”

是的，我们。我怀揣着小小的期翼，期望他听得懂。

他面朝江水，目光慢慢暗下去，像是想起了旧时光。

“你能看到那间仓库吗？大约在十年前，东训在那里救了我。当时各方人马都试图吞并我们组织，你爸杀过来，抢回我一条命。我还奇怪他怎么找到我的，他说他绝不会丢下我不管。我痛到站都站不起来，他还一个劲地拉，疯子。”他转过来面向我，眼睛里写满热烈的赤诚：“智友，这句话今天也可以告诉你，我绝对，不会丢下你不管。”

他摸出他从不离身的刀，递给我：“这是我用过的刀，一找到那家伙就立刻杀了他。相信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组织都会保护你。”

牛皮刀鞘上还留着他的体温，刀身宽而短，做工精良，是他最趁手的兵刃。我望着他，心中奔腾起千军万马，这承诺的分量，崔武镇，你大概要用一辈子去兑现。我的战神，有你在我身后，我的城池，便可固若金汤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5**

每天带枪，成了我的新习惯。我总觉得，说不定哪一个瞬间，我身边会有事物跟它产生关联，带我找到真相。五个弹巢填满了黄铜子弹，两颗子弹的尾端有小小的凹痕，是五年前撞针击打过的痕迹，那两颗弹头呼啸而出带走爸爸，心狠手辣，不容商榷。

办公室里一片和谐景象，高建平头戴耳机盯着电脑，其他人都在吃东西和瞎聊天，既不提审芒果，也不出外勤。全弼道说：“要有耐心，越擅长等待，就越能抓到那些人。”

然而越是平静，我的心里越是有着隐隐的不安。

夜幕缓缓降临，高建平突然哐啷一声拍案而起，冲进车奇浩的办公室说：“组长，目标正在移动。”

果然，要有大动作。

支援的队伍来了好些人，领配枪，调试执法记录仪，收手机，一切的一切表明今晚注定非同寻常。直到会议室的投影放出崔武镇的大幅照片，我才如梦方醒。

那一瞬，头顶有炸雷滚过，隆隆作响。进组这几天以来，若干零零碎碎的片段终于被串联了起来，裴政久突然的自杀，新药的流通，北港码头的货船入港，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在车奇浩这只老狐狸的手里重新交汇聚集，指向一个事实：东川派接管了裴政久巧妙地安排在海上的制du工厂，目前正急着出货，而今天，是崔武镇亲自上船检查进度的日子。

不得不说，这只胖头鱼不长头发是有原因的。

我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早已慌乱如麻，手脚不由自主地陷入冰凉，不得动弹。大屏幕上实时传输的监控画面中，我的战神一袭黑衣，下电梯，上车，离开黎贝尔，脸上的桀骜一览无余。

这么快。我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，这么让我措手不及。

“活捉崔武镇，出动。”

奔赴现场的路上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我必须确保他的安全。我甚至偷偷从袋子里摸出了自己上交的手机，但这样一来我势必彻底暴露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直到全弼道出声提醒我：“别紧张，不然会受伤。”我才意识到我的表情管理出了问题，我表现得，太过紧张了。

车奇浩脸上是锁定猎物时那种溢于言表的亢奋，他制定了相当严密的作战计划，毒搜队上船，执法记录仪的画面实时回传固定证据，其余人员做后援，封堵所有的逃生路线。他要崔武镇插翅难逃。

pm11:11，登船。确认，崔武镇就在船上。悄无声息的配合，放倒望风的小喽啰。

pm11:13，进入主船体。进攻，搜寻目标。

pm11:16，我和全弼道率先穿过机舱到达货舱，这里的结构被改动得很复杂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寻找崔武镇。

我看到他了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6**

我的噩梦增加了新的情节。梦里我满手满脸的血，怎么都洗不掉。我又回到了五年前那个角斗笼，被锁在里面出不去，都江才凄厉的笑声回响着，双手如同绞索一般，死死扼住我的喉咙。他说：“你永远……不可能……忘记我……！”

空旷的公寓里，我脱力一般从椅子上滑下来，满头大汗地惊醒，再也睡不着。

已经是夜里了。胡乱洗了个澡，镜子里的脸看上去有点陌生。没关系的尹智友，你可以的。

门铃响了。

我本能地警觉起来，从我搬进这间公寓，两年来从没有人造访。

扒开百叶窗看了看，是全弼道。

尽管我的屋子没开灯，漆黑一片，但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披上衣服开了门。

“我得去接受调查吗？”

他却举起手里的袋子：“要不要喝酒？”

昏黄的路灯下，今年的第一场雪不期而至。

他倒是一点也不见外，絮絮叨叨地一把拨开我就挤进了门：“你吃东西了吗？哇，你到底是怎么生活的？人生要有光啊，要有光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沿路打开所有他能找到的灯，甚至直接动手拉开我只有饮用水的冰箱。我真的没法适应他这样的霸道和侵略性，一把摁上了冰箱门。

粗线条的年轻男人竟也不觉得尴尬，自顾自来回参观我的屋子：“家里摆设还真有你的风格……”他的视线停在爸爸的骨灰罐上——原本的罐子五年前在东川体育馆摔碎了，现在是个普通的白瓷罐子，没有写名字。

这种来自陌生人的检视和探究让我抗拒。我打算下逐客令：“那个……我今天……”

“今天这种日子你不该一个人呆着。”

不是每个jc都会遭遇击毙嫌疑人的境遇，但总会有人，会有这样的第一次。jc也是人，亲手终结他人的生命时也会挣扎、犹疑和害怕，也会PTSD。

全弼道拉开了我从不曾拉开过的百叶窗帘，月光瞬间像绸缎一样铺进屋子，给空荡荡的地板罩上一层朦胧的白纱。雪花在窗外跳着不知名的舞，轻盈又灵动。

“过来坐吧。这是传统，我第一次是在两年前，车组长带我去了小酒馆，天啊，我当时手抖得杯子都拿不稳，太丢脸了。”说着，他打开两罐啤酒，盘腿坐在了地板上。

“你喜欢下雪天吗？”

“你每次都不回答。”

“你喜欢什么？有什么兴趣吗？”

“我看了一下冰箱，你的兴趣应该不是下厨。”

“……是不怎么喜欢。”

“那你生活的乐趣是什么？”

“生活有乐趣吗？”我反问他。

其实也在问我自己。

童年的时候，总是跟着爸爸在搬家。对母亲没有记忆了，也没什么印象深刻的玩伴。爸爸太忙，我很早就学会自己洗衣服做饭，有一年生日，他送给我一个会旋转的灯，亮起来的时候，像是有星星在一闪一闪，很漂亮，我也很喜欢，一直到现在我还带着它。后来长大了，我很难交到朋友，在学校打架，跟老师顶嘴……再后来，就是训练，搏杀，我每天每天都在喊打喊杀，寻找凶手……生活？什么是生活？

“唉唷……你这个闷葫芦。”他一脸的痛心疾首，站起来说，“没有的话就自己制造乐趣啊！做我们这行的人，需要放松和放空的时间。”

“我喜欢……坐在海边。”这是我深思熟虑以后的答案，很久以前爸爸带我去海边，那时候我们都想住下来不走了，那可能是我二十二年的人生中最快乐的记忆。

“这样啊……那……像今天这种日子去看海的话一定很有情调……要不要现在去？”

“你现在去的话会被吊销驾照。”

“啊……那下次一起去海边吧……我很会钓鱼，你要是吃过我切的生鱼片，就不会想去餐厅吃了，真的。”

“你不用那么刻意安慰我。”我看出来他总在没话找话，“我没事。”

他重新坐了回来：“你有事。都江才和你，原本就认识吧？我在废车场失去意识之前听到了，他叫了你的名字。”

我低下头：“他以前曾经想qj我，还对我下药。”我拉起袖口，把左手的伤疤给他看：“这是我为了抵抗药效而自己……”

他眼里露出心疼：“原来是都江才啊，你想抓的人就是他？”

我低头不语。都江才？是也不是。

“啊……振作点，你看，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案子和罪犯，眼里全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和最黑暗的事情，唉唷，所以说人生要有光啊，要有光……你家太暗了，我下次送你个大大的灯吧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说好了说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酒真是个神奇的东西，不知不觉就会让人轻松起来，微醺的状态很容易放松戒备。他用手机播放着一支叫不出名字的曲子，讲述他刚进警队的糗事，一口气讲到他中学时候喜欢的女生，童年时候那些实现了和没实现的愿望，我听着听着，竟然迷迷糊糊靠着墙睡着了。

再醒来的时候，身上多了条毯子，全弼道已经离开了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7**

我在陌生的屋子里醒过来。

小小的房间，我躺在垫子上，点滴瓶里不知是什么药水，正顺着透明的管子一滴一滴地流进我的身体。头痛欲裂，双眼模糊，浑身发冷，四肢无力，我想，我在发烧。

空气里飘着灯油的味道。像是，像是在寺庙。

我挣扎着坐起来，拔掉针，浑身的伤口吃痛，我只能一点点挪向门口。几步的距离，我挪了很久。终于伸手推开木门，清晨的阳光倏的一下照进来，我竟有些睁不开眼。

是天王寺小庙。

那位有过一面之缘的师父，依然是灰蓝色粗棉布袍的打扮，他停下手中的活计，站在积了雪的庭院之中看着我。

“醒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回去躺着吧，外面凉。”说罢，不再看我。

我使劲回想，却仍是徒劳。我昏倒在了隧道里，之后什么都不知道。

中午的时候，师父送来了简单的饭菜，但我吃不下。傍晚的时候师父又来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饭总是要吃的，日子还要向前看。”

向前？

前方在哪里？

我丝毫没有大仇得报的喜悦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巨大的茫然和无措。仿佛到处都是空洞，就那么一个个安静无声地，空着。

日复一日地空着。

日出时分，我在师父的早课诵经中醒来。

日落时分，我在木鱼声和灯油味里睡去。

我大病一场。忘记时间。

我终于不再做噩梦，也极少再梦见爸爸。有时候我去爸爸的牌位前坐一整天，有时候我望着山下间或驶过的车辆，觉得一切离我很远。

我问师父，为何孤身一人，远离尘嚣，修行于此？

师父说，修行看缘分，有缘人终会心中了无牵挂，无缘之人毕生也逃不出生老病死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阴盛。

我问，那是什么？

师父说，众生皆苦。

我问，如何能不苦？

师父想了许久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”

我问，此为何意？

师父说，会有人来度你。到时便知。

积雪消融，春花烂漫，烈日蝉鸣，一叶知秋。周而复始，年复一年。时间在我身上留下唯一的痕迹，是头发悄悄在生长。

我问师父，能否容我在此自生自灭，了此残生？

师傅看了我许久，说，你不会的，你跟崔武镇一样，你们都逃不出心中的执念，终有一天，你会离开的。

心口的位置剧烈地抽痛了一下。无意也好，刻意也罢，我已经很久不去想这个名字。

晚上洗完澡，我看着镜子里自己，心口那里，猩红色的疤痕像是一朵颓败的玫瑰，掩盖着一部分的双衔尾蛇刺青。但究其根本，这里总归是有个印记的，无论刺青，抑或疤痕。

有些故事，抹不掉。

两年来，我终于第一次梦见崔武镇。我和他之间好像隔着模糊的玻璃，明明看不清，我却知道那就是他。他叫着我：“智友啊……智友啊……”

我问师父：“为何我会梦见他？”

师父说：“因他是你心中的执念。”

我说：“师父啊，是我亲手杀了他。”

师父说：“那你可曾后悔？”

我低头不语。片刻，泪如雨下。

师父长叹一口气，缓缓说：“当年东训死的时候，他跟你现在简直一模一样。”

师父起身，从柜子中取出一个木盒，说：“是他留给你的。现在是时候了，打开看看吧。”

那里面是一封信，传统式样的信封上，工工整整写着我的名字：宋智友。

智友：

抛开姓氏，我希望我能一直这样叫你。

我从不肯承认我的懦弱，但这是事实。从我把东训的死归因于车奇浩，到我骗了你却始终不敢告诉你真相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懦弱。

现在，终于，到了该了结的时刻了。东训的死始终是横在你我之间的鸿沟，跨不过，躲不掉。五年前我从天花板的暗格里翻出来东训那台打字机，里面夹着他没有销毁干净的情报，你无法想象我经历了怎样的愤怒，羞耻和伤心。你可知，那字条上的每一笔，每一划，都是凌迟的刀！你可知，我从不曾背叛过信任我的人，却为何是东训！偏偏是东训！

师父问我可曾后悔，我没有回答他，但我是知道答案的。翻出东训那把枪，我用了五分钟，杀掉他，也只不过多了半个小时花在路上。

哪有什么思考，哪有什么判断。

所以我总跟你说，sha一个人，是需要确信的。

智友，我跟你爸爸，是过命的兄弟，不管他是谁，是何身份，他永远是我的兄弟。

否则，怎么他在我身边十二年，我却还好好活着，不是吗？

但我不能说。我也无处可说。

所以你看，我有多懦弱，我只能把我的一腔怒火、悔恨、惭愧、憋屈、怨怼统统都算到车奇浩头上，是他害死了东训，是吧？

但这么想有什么用呢？东训死后我就开始睡不着觉。然后你就出现了，要么就是直接闯进办公室，那么弱小无助却又装得那么理直气壮，逼得我无处可躲，那你干脆给我一刀当场弄死我算了，这样我也好受一点，可你又不敢；要么就是上街胡闹身陷险境，那些街头混混见着漂亮小姑娘什么德性，你爸没告诉你？你这是寻仇？你这是拿性命开玩笑！

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自己说，我能拿你怎么办？再怎么你也是东训的女儿，我怎么能狠不下心不管不问？

后来我在庙里供奉了东训的牌位，但我还是睡不着，我整夜整夜地坐在这里，或者看你练拳。有时候我问你爸爸：东训啊，你的女儿，会成为我的救赎吗？你爸爸他不回答我。有时候我问自己：一定要这样吗？这是我想要的吗？我也答不出。但我停不下来，我别无选择，想活下去就得这么做。于我而言，人生本身就是场战争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过不同的生活。

我承认，我的确是计划骗你，为组织提供便利，也顺带除掉车奇浩，我知道你能做到。我也是这么选择，这么做的。

但是，但是，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跑偏的呢？从江边我救下你？从深夜里我教你格斗？从我给你纹上刺青？从你关心我的睡眠？从我不顾泰州的劝阻独自跑去废车场？还是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呢？我想不起来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

其实我无数次想要让这一切停下来，我也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停下来，当你问我组织有没有sha害警察，当你问我东训的身份，那真相在我胸口堵着，差一点就要夺口而出！但最终还是没有，这就像是一场豪赌，贪念让我不停地继续，让我不断地确信虚妄的谎言，让我一步步堕入无间地狱。

我在贪什么？

贪你的身份所带来的便利？还是贪如果我赌赢了，从此就不必再背负着悔恨与愧疚，而你也不必再执着于仇恨，我们就能一起奔赴自由？蓝天白云，海浪沙滩，两手相执，天荒地老。

这是何等的诱惑啊，智友。

师父说，贪、嗔、痴，乃世间三毒，使人生出妄念，沉沦生死轮回而不自知。

我从来不信。但今天，你在我怀里的时候，我却有种强烈的感觉，我就要失去你了，我的智友。

聪明如你，我的那些妄念，岂能骗过你？

那我就来成全你吧。

你可以做回宋智友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尊重你。但你爸爸，不能再做回宋俊受了，对不起。

我自己对东训做下的罪行，我自己去认。

智友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那么纯粹地信任我，谢谢你在那些至暗的夜里，给我的牵挂，依赖，温暖，与光明。

你是我在这世间最美好的信仰，最留恋的羁绊。

没有什么祝愿给你，只希望你想要停下来的时候，能够停得下来。

再见了，亲爱的智友，我的女孩。

崔武镇

20\_年11月30日

是两年前，我带着爸爸那张照片向他确认的那个晚上。

我掩卷落泪，心如刀绞，泣不成声。

原来，他也曾一边走在救赎的路上，一边回头凝望深渊。

原来，他早就做好准备，要将性命拱手于我。

原来，那些深沉的凝视，那些焦灼的叹息，那些拂过嘴唇的蝴蝶，都是真的。

他拿走了爸爸的命，却把一生的温柔都给了我。

崔武镇，你骗得我好惨。

愚蠢如我，却蠢而不自知。

我郑重地拜别师父，该离开了。爸爸希望我幸福，崔武镇希望我停得下来。是的，该停下来了，都结束了。

青松追慕公园。

两年没来，墓碑干干净净，好像一直有人打扫，车奇浩选这地方还真是用了心。

香炉里却赫然插着半截燃尽的香烟。

是崔武镇常抽的牌子。

我仿佛听得见自己猛烈的心跳。一下，两下，如战鼓声声。

身后却传来清晰的脚步。一步，两步，似雷鸣阵阵。

微哑的嗓音缓缓说道：“你已经杀了我一次，还要杀第二次吗？”

是他。

我整个人被冻住，直到干燥温暖的掌心，轻轻抚摸我的长发。

“你……没死？”汹涌而下的泪水连伪装一下的机会都不肯给我。

“死了一回。不过这世上还有我放不下的，就拼命爬回来了。”那目光如同春日的风，可破一切坚冰，“你过得好吗？”

“师父……教我念心经，我过得……很安宁。”

他微微笑着：“什么心经？”

“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”
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他笑了，仿佛历尽千帆，终于回到原点：“意思是：去吧去吧，到彼岸去吧，走过所有的路到彼岸去，彼岸是光明的世界。”

而我早已泪雨滂沱，嘴唇颤抖着甚至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：“真好。”

【完结】

【一些额外的解释说明，以及，论文写完不都得致谢么。

写完这一大堆，终于能感觉到累了，睡了十个小时，神清气爽。

我拼命回想，上一次动手写东西，已经过去十年有余。

说回现在。

首先，

1）正文最后，是王菲《夜会》的歌词，曲调晦暗缠绵，借来呼应剧情。

2）番外中，心经的桥段非我原创，它来源于一部20\_年的国产剧《请你原谅我》，因为某些原因我就不做安利了。

然后，

有时候你不能单纯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一个事物，但它就是能戳进你的肺管子，让你痴让你傻，让你疯疯癫癫不正常。

所以说，追剧需谨慎。发自肺腑，真诚劝告。

感谢各位豆友（我就不一一@了）的支持，鼓励，和鞭策，让我没有半途而废，坚持完成了这件事情。

也感谢K先生对于我此次胡闹和疯魔的包容，他承担了很多后勤工作，让我可以安心搞创作。

哈哈哈哈好无耻，搞创作。

最后，

那什么，老崔，南韩路远，咱俩就此别过，各自安好吧。还是那句话：愿热望常在，愿诸事顺利。】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8**

崔武镇果然按兵不动了，只是暗中派人盯着芒果，调查都江才的行踪。

车奇浩似乎开始着急，他不止一次来催问东川派有无动作。罗大秀提出一个假设：或许他们会借别人之手？老狐狸信心满满，说不会的，崔武镇一定会亲自采取行动。

车奇浩，太精于算计，你小心算了自己。

但紧接着他的话令我心惊肉跳：“不过，他们内部似乎出现裂痕了……感觉有一个家伙会向我们倒戈。”脸上，是他惯有的狡黠。

“虽然还不知道是谁，但我待会儿要去见他。”说完，他叫上全弼道走了。

机会来了。

A先生，叛徒要见车奇浩，我会确认的。

夜色暗沉，车奇浩把约见的地点选在了闹市区的东庙公园，他站在十字街口，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似有所盼。不一会儿，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滑行而至，停在他不远处。

看不清楚车里是谁。我的机车装扮太明显，得找个隐蔽又视线好的地方。左右环顾，过街天桥上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既不引人注目，又可以看得清楚。

但是事情出岔子了。

天桥的楼梯拐角，全弼道横空杀出。

急于求成的我，迫不及待地钻进了老狐狸的圈套。崔武镇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优秀的杀手，却没有教会我怎么当好一个卧底。

“你似乎知道我是谁，也让我看看……”说着，他已经出手了，直奔我的头盔而来。

仓惶的我一边拼命护住头盔，一边跟他撕打，寻找脱身的机会。一个过肩摔之后，我终于趁着他倒地未起的空档，翻身跃下栏杆，跳上一辆垃圾清运车逃离了现场。

我没忘了自己的使命。发动摩托，我急速驶向车奇浩，一眼，只一眼就够了，他前方的黑色轿车里，静静地坐着郑泰州。

跳车的时候砸到了左侧的腰，现在已经肿了起来。我忍着痛打给崔武镇：“那是一个陷阱。”

“车奇浩想揪出间谍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……受伤了？”他可能是听出了我嘶嘶啦啦吸凉气的声音。

“嗯……我撞了腰……不过，郑泰州理事也在那里。”

我还是告诉了崔武镇。尽管，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难受。郑泰州从十几岁跟着他，替他sha过人也为他挡过刀，对于崔武镇而言，他是兄弟，是手足，是亲信，是他的人。如果郑泰州是叛徒，那这一切就太可怕了。

他沉默了，电话两端，只剩彼此的呼吸。

“智友啊……痛吗？”

他很久没叫过我了。微哑的嗓音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十八岁，那天阳光灿烂，蝴蝶翩跹。他在我心口刺下标记，说：“疼要告诉我。”

进入警队的这两年多，案子一个接一个，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。我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打电话也只是寥寥数语有事说事，短信他更是从来没回过我的。我忽然有点没来由的委屈。疼痛这个东西，真的如他所说，会消耗人的力气和意志。

我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鼻腔有点酸，有鼻涕要流出来，我吸了一下。

他几乎是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。

我猜不到他此刻的表情，他的语调忽然柔软下来：“好好休息，都江才的事情，可以不用那么着急。”

“不，你那边暂时先不要行动，车奇浩在等待组织动作，我会去找都江才的。”

崔武镇，从十八岁起，我就早已属于你，的组织。

我可以，肝脑涂地。

**皮肤管理优秀学员自白范文19**

撞伤的地方肿了一大片，真tm疼。

我喷上药，呲牙咧嘴倒抽着凉气给搓热，包好。就像以前在拳馆，崔武镇对我做的那样。

我学着崔武镇的样子，点燃了一支烟。那是在爸爸的葬礼上，他就这么点着了一支烟，插在香炉里。

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焦躁不安的时候，就总会想念这个味道。我干脆要了些来，看着那一缕若有似无的烟气缓缓升腾再消散不见，心里就好像某个咒语发挥了效用，慢慢安静，专注思考。

现下，我的处境恐怕是有些艰难了。

让我捋一捋。车奇浩，全弼道，显然已经坐实了组里有间谍的事实。那么，第一，组里我的资历最浅，其他人进组都比我早；第二，无论是黎贝尔的摄像机被精准拆毁，还是车奇浩下套引我中计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点都太过密集，都在我进组之后；第三，全弼道跟我交过手，虽然没能看到我的脸，但身型和力气他心里是有数的。

这几件事放在一起，以车奇浩的老谋深算，把他的怀疑指向我，完全足够了。以jc的思维模式，接下来，他应该会派人暗中调查，逐步搜集和固定证据，揭穿我，只是早晚的事。

我得抓紧时间了。

那把旧枪的分析结果应该也差不多了。

拿出崔武镇那把刀的时候，我希望能速战速决，最好今天就能做个了断。车奇浩，我要拉动鱼钩了。

直奔国科搜，我顺利拿到了修复以后的枪支编号。警务科凭着编号迅速给出了枪支履历：这支枪在2024年配给了一个名叫宋俊受的警长。宋俊受于2024年11月9日作战中死亡后，枪支未收回。枪支管理负责人，正是车奇浩。

宋俊受？陌生的名字。

不重要，枪是jc的，这就够了。

重要的是车奇浩，他跟这把枪之间果然有联系。枪支未收回。车奇浩一定是清楚的，枪，伴随着那个宋俊受的死，一起“不见”了。

但是，但是，丢枪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既没有追查记录，也没有车奇浩的处分记录。

我甚至怀疑宋俊受是不是

本DOCX文档由 www.zciku.com/中词库网 生成，海量范文文档任你选，，为你的工作锦上添花,祝你一臂之力！